

民国史上的第一淫棍

兽性人生

闻名的烂仗将军 张宗昌

翟野/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兽性人生

闻名的烂仗将军张宗昌

● 翟野/著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 李远杰

选题策划: 张智强

执行策划: 蒋 浩 张志毅

封面设计: 文小牛

责任校对: 陈晓静

兽性人生——张宗昌

● 翟 野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市宏明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mm1/32 印张: 13 字数: 325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书 号: ISBN7—220—03046—0/K · 445

定 价: 18. 90 元

前言

荒淫、残暴、贪婪无疑是集权钱色于一身的大军阀张宗昌的真实写照。

张宗昌之母生性风流，有荡妇的坏名声，这无疑给张宗昌的心理上投下巨大的阴影。他闯荡东三省、落草为匪、投机辛亥革命、又转投北洋军阀怀抱，终于在纷繁动荡的岁月里凭蛮干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。在这期间随着检杆子的增多，权力也日益增大，他残害妇女的丑行也就越来越疯狂、放肆，他所到之处，除了逛妓院、强奸妇女外，还要随时纳妾，以满足淫欲的需要。在行军途中或战争当中，每当色欲心起，他就不分地点地要找女人放肆，许多被他残害的妇女有的卧病不起，有的竟当场死亡。

张宗昌还有一大群由外国美女组成的“联合国”姨太太队伍，这些人有俄国人、日本人、德国人、土耳其人等。他能够搂着女人在床上接见外国公使，在出席外国人举行的酒会时，他风姿各异的数十名姨太太鱼贯而入，常令外国人目瞪口呆、叹为观止。

张宗昌最无耻的是强奸了良家妇女之后，反而对指责他的人说：女人当嫁，留在家里干什么？

张宗昌后来出任山东督军，在他统治下的山东是山东省历中外最黑暗的时期。他在山东榨取了无数的金钱，

屠杀了许多百姓，数次挑起战祸，他的土匪大军所到之处，稍有姿色的妇女如避之不及，就会遭到野蛮的残害。

张宗昌自己有句名言：我一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、有多少钱、有多少姨太太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愚昧、贪财、好色的人却一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，1932年9月3日，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遇刺身亡，得到应有的惩罚……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目 录

第一章 闯荡海参崴 (1)

●张宗昌之母生性风流,扶乩行巫。性情凶悍的张宗昌有两父、两母,打架斗殴官司不断。

●张宗昌闯见其母同陌生男人鬼混,愤而在荒野乱走,猛见一单身女人匆匆赶路,张宗昌心里瞬时迸出一个恶毒的念头……

●食欲过人的张宗昌要闯关东,却把路费吃完,在码头上扛三个月的大包才挣得一张船票。财宝总和他擦肩而过,当胡匪却如鱼得水。

●张宗昌在海参崴时而当警察,时而当胡匪。包娼、包赌、包庇烟馆,成为海参崴流氓社会的大红人。

第二章 靠女人起家 (26)

●辛亥革命爆发,李希曼奉革命党之命到东北招安胡匪,编练骑兵,张宗昌使出“美人计”,将一双赤裸男女堵在床上,逼迫李希曼写推荐信。

●大土匪刘玉双有两万人马,张宗昌只有百十个流氓哥们,但他居中接洽,大捞好处,窃取骑兵团团长职务,最后把离了巢穴的刘玉双气死在上海。

●骑兵团参加“革命”,未放一枪,清王朝就被推

翻,这一支土匪队伍驻在上海,遣散也不敢遣散,反成革命党一块心病。

第三章 投降北洋军阀 (61)

●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,张宗昌奉命出征,却不料一出马骑兵团就被打得七零八落,张宗昌一不做、二不休,干脆投降冯国璋。

●陈其美急为国民党筹措军费,张宗昌施计枪杀原来的上司,杀手星散,张宗昌独吞 40 万元。

●冯国璋登位“大总统”,张宗昌为左右鹰犬,屡打败仗,官却越做越大。

●张宗昌率部入赣,督军陈光远惧怕这头睡在榻侧的“野狮”,选来一江湖美女给张宗昌为妾,张宗昌沉溺女色,却不料一万人马被陈光远缴械。

第四章 投奔张作霖 (112)

●同是绿林出身,张作霖对孤身来投的张宗昌礼遇有加,奉为高参。两人搭伙赌钱,张作霖不管好牌坏牌全喊通吃,谁也不敢去看他的底牌,替张宗昌一下赢回 20 万。

●原山东督军张树元联奉欲重登宝座。张宗昌又聚 500 名老土匪准备去山东立功,却不料再次成为“孤家寡人。”

●高士滨、卢永炎在张作霖的老窝子作乱,张宗昌自告奋勇,带 200 宪兵前去对付两万人,张宗昌虚张声势。居然将叛兵尽数收编。

●被苏联红军击溃的白俄兵,退到中国境内,张宗昌大肆收编,同时大力扩充俄国姨太太队伍,却在马房闯见一俄国姨太太与一个俄国兵赤身裸体滚在

一起。赌博赢来俄国武官的姘妇。

第五章 崛起称霸..... (147)

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,张宗昌所部白俄铁甲军横冲直撞,这些失去祖国的俄国人,每到一处,奸淫烧杀、无恶不作,干出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。

●“天下无敌”的吴佩孚从未想到一世英名会败在张作霖、张宗娼两个老土匪手里。张宗昌驱兵夺下冷口,24小时强行军直抵滦州,将直军大部收编,张学良晚来一步,眼睁睁看着张宗昌吃“肥肉。”

●张作霖论功行赏,肥缺都给了老兄弟,拥兵十万的张宗昌反而没处摆。

第六章 作恶上海滩 (185)

●张宗昌对张作霖深怀知遇之恩,各派为地盘争得头破血流,张宗昌故作姿太,驻兵上海滩,结识黄金荣、杜月笙,大肆贩毒,大捞金元。

●张宗昌在上海迷恋戏子白璧,却不料受戏院老板愚弄。路遇俩纯情少女游玩,张宗昌强抢回别墅强奸后,驱车去向其父母“求婚”。

●杜月笙邀集上海名流士绅宴请张宗昌,荒淫成性的张宗昌一见到名妓老六,便招呼也不打,拉着老六的粉手就进了客房。

第七章 鱼肉山东..... (224)

●张宗昌终于等来了入方山东的机会,但原督办郑士琦也拥兵自重,拒不交权,张宗昌也是恃勇欲打,其以谋长忙说:“打不得,一打督办就打飞了”。

●张宗昌回到故乡山东,首先要做的事是去找当年未发迹时曾得罪过他的交际花陈佩瑜,陈佩瑜

已徐娘半老，张宗昌仍不放过，野蛮残害。

●山东的省政府成了张宗昌的钱袋子，糊涂的张宗昌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有多少兵，有多少姨太太。

●“四凶”、“十恶”横行山东，张宗昌将跟随他多年的老兄弟全都安排了肥缺，只要会赌术，通嫖经，是他家乡人，当个一官半职易如反掌。

●张宗昌迷信江湖法术，被一帮三教九流的人骗得团团转。而对北伐军的节节胜利，张宗昌竟认为是孙中山停灵柩的西山碧云寺风水好，亲赴北京向张作霖提议焚烧孙中山遗体。

●张宗昌穷兵黩武，每次出征，滥印钞票，横征暴敛。日本人在后面渔翁得利，张宗昌等巨头存入日本银行的巨款有去无回。

●张宗昌所到之处，稍有姿色的妇女全都不敢出门，他能够在床上搂着姨太太接见外国公使，张宗昌在北京强奸北洋巨头王士珍的侄女后，反而厚颜无耻地说：“女大当嫁，留在家里干什么？”

第八章 残暴好战..... (277)

●张宗昌血洗红枪会，并掳掠青年妇女往济南卖掉，整个山东，民不聊生。

●张宗昌、孙传芳刀兵相见，白俄军奉命南征，赤膊上阵，一手拎白兰地，一手拎枪冲杀，程国瑞等老兄弟已经腰缠万贯，不愿再卖命，带头逃跑。

●靳云鄂想乘虚而入，却不料被张宗昌一个军需活捉。张宗昌不再顺从“中央”，连张作霖也无可奈何。

●张宗昌、吴佩孚联手进攻冯玉祥，暴兵蹂躏

京津,不下于八国联军曾在北京犯下的罪行。

●张宗昌听不得逆耳话,新闻工作得邵飘萍、林白水浩然正气,在报上揭露其丑恶,怒不可遏的张宗昌下令枪决,中国新闻记者第一次被公开处死。

●封官授勋,本是战胜者的例行公事,张宗昌喜滋滋地荣升“上将”,却忘了看张作霖的脸色。

第九章 对抗北伐军 (320)

●孙传芳说:“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来……”张宗昌自恃勇武,率海陆军南下。

●张宗昌列背阵,指望击破北伐军,却不料所部不堪一击,争相逃命,纷纷落水溺死,山东老百姓笑称“下饺子”。

●败将褚玉璞深知张宗昌脾气,不管有多大错,只要下跪求情,万事皆休。爱将毕庶澄一败跑回青岛,不懂奥妙,张宗昌怒下杀心。

第十章 最后末日 (350)

●张宗昌下死命令,各路败将又拿出老土匪本色,死打硬拼,褚玉璞一线督战,程国瑞赤膊冲锋,硬是把蒋介石挤出了徐州。

●孙传芳龙潭大败。张宗昌兵退徐州。张宗昌召集残兵,每人发现洋6元,士气重振。却不料一土娼一夜得洋百元,发此洋财,大肆张扬,张军士气顿告瓦解。

●张宗昌想跟张作霖一起回东北,张作霖却再不想把他带出并外,谁知这一下张宗昌的反而捡得一命。张宗昌决没想到,4年前他在滦州扩军成势,4

年后却又在滦州被全部消灭。

●孤家寡人的张宗昌与白俄流亡者大签“两国协定”，纠集旧部，寻机再起，老将褚玉璞被昔日的部下诱杀，张宗昌流亡海上，被日本人逼往日本。

尾 声 神秘的刺客 (399)

●张宗昌对韩复榘说：“你顶了我的窝子，我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。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韩复榘顿生杀意，一代混世枭雄横尸火车站。

第一章

闯荡海参崴

●张宗昌之母生性风流，扶乩行巫。性情凶悍的张宗昌有两父两母，打架斗殴官司不断的。

两千多年前，山东出了个孔夫子，满腹经纶，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，穷途无路的他绝没想到他的儒学思想会影响以后的中国历史。

但粗犷的山东人似乎更崇拜关云长的勇武、关云长的义气。这全出和在河东解良的人物勇武无比，凭一把83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杀遍华夏无敌手，其勇武、其忠义古今无二，令华夏叹服。

所以历代的山东又以出武将、出巨匪更为知名。

北宋初年，宋江等108条好汉聚义梁山泊，上悬忠义巨匾，下行打富济贫的行当，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、大秤分银，豪侠义胆在施耐庵先生的《水浒传》中美仑美奂。

但在公元1882年2月23日出生在山东掖县的这个人物，却注定将使孔夫子、关云长、宋江等蒙羞。

这个集凶残、荒淫、贪婪、愚昧为一身的怪胎，在一个动荡

的历史环境下，蹦上台前，并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丑恶的身迹。

公元1882年2月23日，在山东掖县的祝家村，出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。69岁的族长祝恩德吸鸦片烟的时候不慎从坑上跌了下来，当他试着用长长的鸦片烟枪撑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却怎么了抓不稳那杆烟枪了，不一会就倒在那儿一命呜呼。

祝家庄的住户差不多全姓祝，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何况祝恩德不但是族长，而且是全庄唯一的秀才，祝家庄识字的人差不多都是从祝老先生那儿学来的。他的去世以及随后而来的丧葬无疑是全庄的第一件大事。

“快去叫张候氏。”在一阵乱嚷嚷的哀哭声中有人提醒祝恩德的儿子祝修经。

张候氏是祝家庄有名的巫婆兼哭丧婆，这样重要的场合少了她可真的不像样。祝修经跺足道：

“哦！快去！快去！”

于是一个后生一阵风似的奔出祝家大院。

此时在家中的张候氏却感到有些不妙，高高挺出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疼，孩子眼看将要出世，她的丈夫张文福却又出门给人剃发去了。

张文福是祝家庄的独户，他的祖先在很早以前招赘来到祝家庄，以后即世代在这儿定居下来。在那时张文福已经家贫如洗，仅有几亩薄地和两三间草屋。张文福眼见张候氏的肚子一天天胀大，为了多攒几个钱，只好又去当喇叭手兼剃头匠。

作为祝家庄唯一的外姓，平时张家很受祝姓族人的欺辱。张候氏所当的巫婆兼哭丧婆，张文福所当的喇叭手兼剃头匠，都属三教九流中最末的一流，地位极其低下，所以张文福夫妇二人更被祝家庄的人瞧不起。

那从祝家大院出来的后生跑到张候氏家，连连敲门。

张候氏忍住痛，开门后问明来意，心下大喜，本村族长的去世无疑给他们夫妇俩带来了一笔很好的生意。

由于祝家庄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死过什么人了，张候氏那尖嚎的嗓子也许久没派上用场，所以心下一阵兴奋，早忘了自己有了九个多月的身孕和肚内钻心的痛疼，草草地收拾了一下，赶紧随了那后生来到祝家大院。

不过很不幸，张候氏跪在灵前刚尖嚎了一声，便栽倒在地上。有的人还以为张候氏很投入，是正常的程序，不以为然。有个细心的老妪发现不妙，叫道：

“张候氏快生了！”

于是众人才明白过来，七手八脚地挟起她退下，祝恩德家人不住地埋怨。

“自己快生娃了，还跑来霉气。”

跑得汗流夹背，准备来充当喇叭手的张文福刚到就看见妻子被人抬了出来，只好招了几个人，把张候氏抬回了家里。

张候氏刚拢屋，就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听着婴儿“哇哇”的哭声，张文福喜得合不拢嘴。

“是个男娃，是个男娃。”他嘴里不断的自言自语。

要知道张姓传到他这一代，只有他的弟弟不兴和一个妹妹，文兴早亡，妹妹嫁到东守镇朱流村，自己成了独苗。现在生了个儿子，传宗接代有望了。

不过躺在炕上的张候氏心情却不大一样，儿子刚生下来，她狠狠地打了他两个嘴巴。她怪这个小子来得不是时候，让她们夫妇俩失去了一个赚钱的机会。

张候氏生的这个男孩，张文福起名张宗昌，乳名田。

有了儿子，张文福两夫妇更加为生计淘神。几亩薄地产出不多，难以养活一家三口，何况生下张宗昌不久，张候氏的肚子又大了起来。

但是他们所擅长的生意却越来越不景气，庄内庄外并不是总有人死；扶乩算命的勾当越来越骗不了人；男人们蓄的都是辫子，很久都轮不上剃一次，何况每次卖力得来的酬劳也太有限了。

脾气暴躁的张候氏越来越不满意张文福，日子越来越清贫，其原因当然是男人没出息。所以她经常将张文福骂得灰头土脑，张文福只能忍气吞声。

转眼之间，张宗昌已到了6岁了，贫寒的家境并没有阻碍他的发育，他承继了母亲身高、脚大、力壮的基因，长得比同庄的小孩粗壮。

张宗昌幼小的心灵感应着父母的争吵和自卑，这在他心中形成一种叛逆。

同庄的祝姓小孩经常追打张宗昌和比他小一岁多的妹妹，但同唯唯诺诺的父亲不同，勇悍的张宗昌经常向欺辱他的人还击，他那比同龄人健壮的体格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同龄的祝姓子弟，那些比他稍大一些的男孩也常常不他的对手。

但是祝姓的人毕竟太多，对于张宗昌这个外姓他们群起而攻之，在这时张宗昌只有落荒而逃。他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双拳难敌四手，面对这种情况，逃跑是最好的策略。

群殴之后的报复是张宗昌最畅快的时刻，那些曾经围打过他的祝家子弟，一旦放单，或只有两三个人，常常被张宗昌打得鼻青脸肿。

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，祝家庄人对宗昌这个野小子恨之入骨，族长曾叫人当众将张宗昌按倒在地，然后亲自用竹片结结实实地在他屁股上打了10下。

同庄的祝仞千同张宗昌差不多大，长得也很强壮，他本来比

较规矩听话，但对同姓人都打不过张宗昌感到十分不服气，因而在一个初春的早晨，约张宗昌到庄外的麦地里单打独斗。

两个8岁的小男孩在一群祝姓子弟的簇拥下来到庄外，张宗昌的妹妹惊恐地跟在后面，她的小脑瓜里在为哥哥担心。

“说好了单打独斗，他们不许帮忙。”张宗昌神气地指着祝仞千身后的祝祥本等一大帮人，其中祝祥本也是围殴张宗昌最起劲的人，但吃张宗昌的苦头也吃得最多。

“谁要人帮忙谁是孬种。”祝仞千也神气地说。

很快，两个8岁男孩之间的决斗开始了，拳打脚踢，摔跤角力中，张宗昌渐渐占了上风。

祝祥本等人围着二人，使劲地起哄，但看看祝仞千处于下风，有几个男孩毛手毛脚开始推打张宗昌。

“不要你们帮忙！”祝仞千气呼呼地吼道，祝祥本等人连忙住手。

只过了一小会，张宗昌突然一拳打中祝仞千的鼻子，祝仞千捂着脸蹲在了地下，满手是血，他的鼻子被张宗昌打破了。

祝祥本等人又要上来帮忙，祝仞千一边乱叫，一边伸出血淋淋的双手拦住了祝祥本，又叫张宗昌快走。

看见张宗昌和他的妹妹跑回庄里后，祝仞千一边用手擦鼻血，一边对祝家子弟们说：

“谁敢回去告诉我爸，俺就把他的鼻子也打出血！”

张宗昌同祝仞千的决斗也有损失，他小棉袄被扯破了，棉花都露了出来，所以他带着妹妹刚一跑回家，就遭到了张候氏的一阵痛骂。张候氏一边骂还一边用棍子追打张宗昌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门口闯进一个人，是邻村的，姓贾，张候氏才停止了追打张宗昌。

这个姓贾的道明来意，原来他的老婆这几天昏迷不醒，老说

胡话，大家都说是有冤鬼上身，因此他跑来请张候氏去他家里作法驱鬼。

张候氏心下一喜，随即跟了贾某来到邻庄。

贾某的老婆病得已快断气了，张候氏的到来似乎是个救星。只见她匆忙在桌上摆上香蜡，烧了一柱清香，又烧了几张黄纸、一大堆钱纸，然后半眯着眼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忽然一声大叫，往后便倒，不省人事。

贾某等众人正惊骇间，只见张候氏慢悠悠地立了起来，神采奕奕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用一种阴森森的口气说道：“

“我是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、地藏阎罗王派来的使者，尔等有何事，快快回来。”

贾某愣了好一阵，方才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老婆是不是被妖魔附体？”

张候氏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那妇人三天前在山坡上偷吃了一枚青蛇蛋，此青蛇原来该在千年后修炼成龙，今被妇人破了道行，上天故而降罪于她。”

贾某更加惊骇，呆了一会方才问：“那……那……还有……有没有救？”

“青蛇已化身附体，不可救也。”

贾某闻言，顿时呆如木鸡。

只一会儿，却听那张候氏又道：“尔等还有何事，速速道来，我要去了。”

言毕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张候氏又栽倒在地，仍然昏迷不醒。

贾某的母亲拿来一碗凉水，喝了一口含在口中朝张候氏脸上一喷。张候氏方才慢悠悠醒转。

当夜贾某的妻子气绝，张候氏又自告奋勇要去当哭丧婆，却被贾某拦住。贾某将她奉为上宾，因为他觉得张候氏是一个先知，